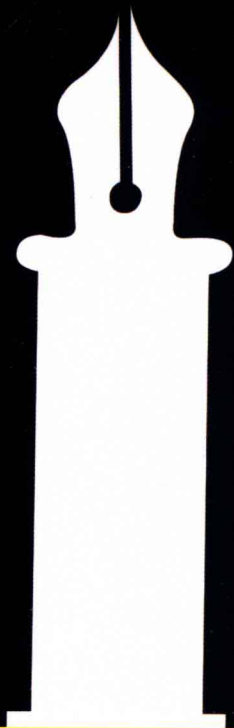


越界调查

揭开中国记者的生存现状

YUEJIEDIAOCHA

姚梦◎著



**在媒体的重压之下，当事人会想尽办法用力挣扎，
摆脱这种无形的压力。他越用力，暴露的问题越多。**

——全面展示了新闻媒体运作的内幕——

闻是如何运作的，如何与社会大众形成互动，以及运作中的一些规则或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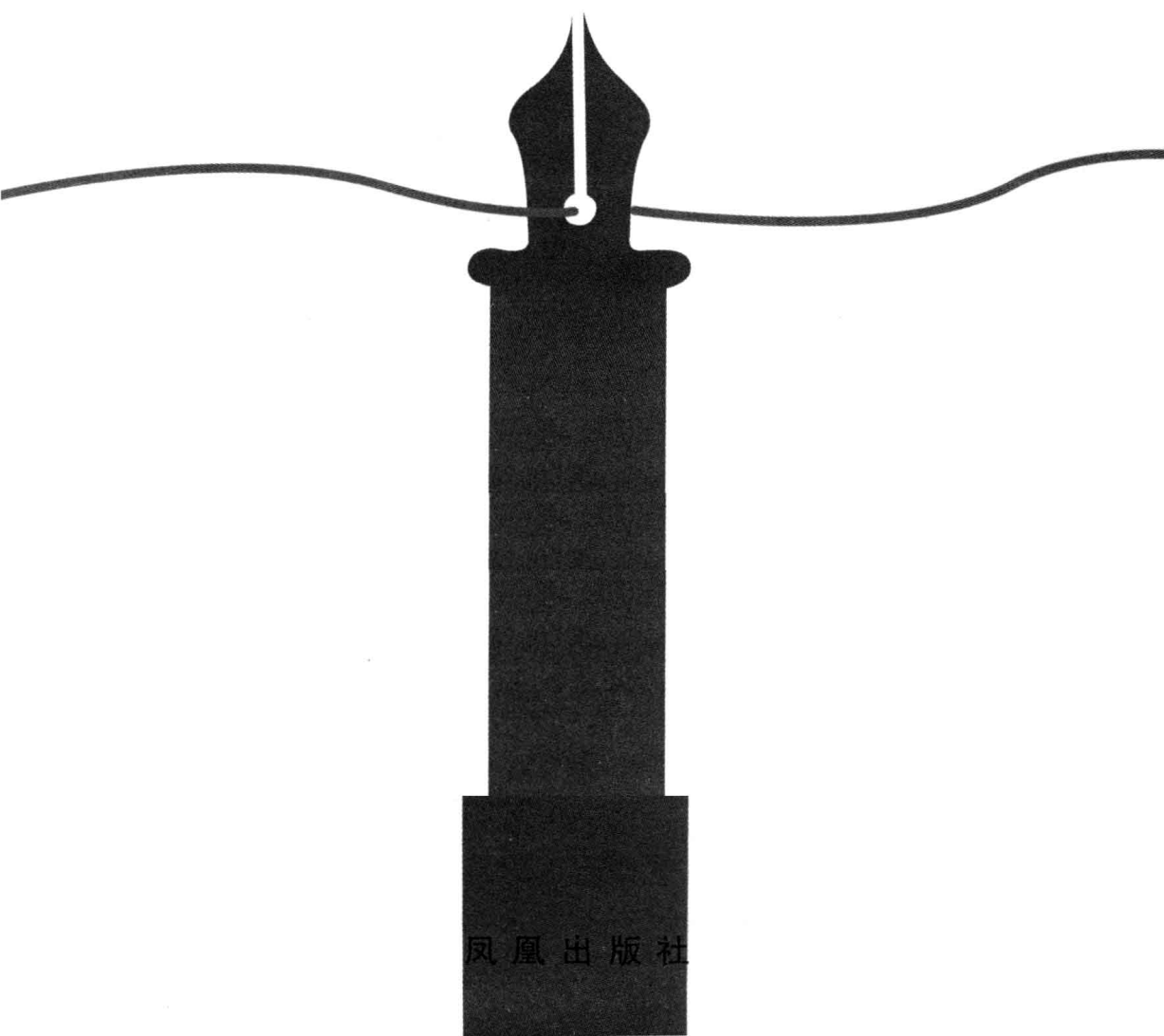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出版社

越界调查

揭开中国记者的生存现状

YUEJIEDIAOCHA

姚梦◎著

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越界调查 / 姚梦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5506-1772-8

I. ①越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78895号

书 名	越界调查
著 者	姚 梦
责任编辑	王 卓 王 敏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公司网址	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: //www. bookfh. cn
印 刷	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, 邮编: 101109
开 本	700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6.75
字 数	230千字
版 次	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06-1772-8
定 价	28.00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3)

目录

楔 子 / 001

第一章 项目组 / 006

第二章 三条线索 / 017

第三章 第一天 / 025

第四章 感谢领导支持 / 039

第五章 秀，是这样作的 / 052

第六章 有资历、人好、懂业务 / 065

第七章 到底谁有病 / 073

第八章 无路可退 / 082

第九章 最坏的结果 / 101

第十章 一分钱都不能拿 / 114

第十一章	他在胡说八道 / 123
第十二章	不拿香烟，就拿内幕消息 / 134
第十三章	C'est la vie（这就是生活） / 149
第十四章	两个罗迪民 / 165
第十五章	终极理想 / 173
第十六章	生在这个时代，我认了 / 184
第十七章	强制拆违 / 195
第十八章	给这个时代一点教训 / 206
第十九章	是时候了结了 / 223
第二十章	真相大白 / 233
尾 声	/ 250

楔 子

病床上躺着一个人，无声无息的，像死了一样。

这个人脸上裹满了绷带，头上滑稽地戴着白色网套，套子下面的纱布已经有些渗血。伤得最厉害的，不是头和脸，而是他的手——两只手几乎被打烂了，4根手指骨折。医生只能用厚绷带把手指一根根包扎起来，再把手掌连着手腕固定好，不让他动一下。

除了头和手之外，伤者身上还有很多处伤痕，大腿、胸部、腹部、腰部多处软组织受伤，身上到处都是瘀青。但相比之下，还是手伤得最厉害。

隔壁床上，一个在车祸中断了腿的中年男人，张大了嘴巴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新来的病友。他摸着自己腿上的石膏，对他老婆说：“娘的，这个人伤得比我还重，是开车撞的吗？”

罗迪民站在病床前，看着这个无声无息的伤者。

受伤的人叫何军，是《葫城晚报》最好的记者之一。其实用“最好”这个词汇，并不能完全指代何军。对于主编罗迪民而言，何军是报社胆子最大的记者，专写批评报道。

这样的记者，现在已经不多了。

医院的人说，何军是凌晨送过来的，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，地上留着一摊血，周围几个血脚印。何军的手整个都肿了起来，像个包子那么大。到了医院就开始抢救，目前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，醒过来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

“罗主编，这可能是报复行为。”陪同的医院王副院长小心翼翼地对罗迪民说。何军的手被多次击打过，显然是“特别照顾”的——专打记者的手，自然是让他以后不能写稿，不用说，这里边有报复的意味。

罗迪民脑子里很快闪过近年来众多记者被打的事件：《河北青年报》常务副总编乐倩在夜里回家的时候，遭到暴徒袭击。施暴者一边打一边喊：“叫你报！叫你报”；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陈小瑛采写了《深国商董事长遭二奶举报》的稿件，随后接到匿名举报电话，在和爆料人会面过程中，遭到暴徒袭击；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吕家营村五金厂发生火灾，《京华时报》多名记者闻讯立即前往现场采访，竟然遭到该村20多名治安联防队员的围殴。施暴者边打边狂叫：“叫你拍照，老子打的就是你们记者。”还有人用扩音器指挥：“把他们往死里打。”

记者说起来是“无冕之王”，其实命苦吃力。随着社会的经济迅速发展，体制上的问题层出不穷，全国上下呼唤舆论监督，但监督者本身却陷入困境。所有的报社都有管辖部门，上面一道禁令，批评报道就得停下来，结果新闻媒体只能彼此之间异地采访监督。

政府虽然强势，但只要有问题被曝光出来，还是认理的。那些奸商就不同了，他们使钱可以上天入地、威逼利诱记者的事情，《胡城晚报》就经常遇到。但记者被打还是头一遭，这背后，肯定是利益在作祟。

“不能让他们得逞！”罗迪民心里知道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要是何军的事情处理不好，报社的脸面和舆论监督的力量，在

葫城就不复存在了。

王副院长是老熟人了。当年他因为一起医疗事故忙得焦头烂额，罗迪民压住了批评报道，又巧妙地指点了一条明路，让王副院长轻松过关。这个人情，看来今天必须要还了。

罗迪民让医院给何军安排了一间单独病房，24小时陪护，什么心电图、心脏起搏器之类的东西，有用没用的都准备好。这些都没问题，唯一的麻烦，是罗迪民要求把绷带拆下来，让摄影记者拍照。

这是有悖常理的。伤口刚缝合好，需要绷带支撑着，万一感染了，搞不好又是一次医疗事故。

医院的担心可以理解，不过罗迪民的运作必须进行——仅仅把一个从头到脸裹着绷带的伤者给人看，谁也不会注意。即便是放到封面大照上，别人也没有深刻的印象。照片要让读者感觉到震撼力，就必须有血、有肉、有伤疤，要让人感到恶心和恐惧。

何军的伤势符合所有的要求。从报告上看，他的脸被人用刀划出了4公分长的口子，缝了7针；头顶被打破了，缝了3针；双手惨不忍睹，几乎废了；胸口、腹部全是瘀青，嘴角还留有血渍。

受伤前，何军可是个长得不错的小伙子。前后照片一对比，放到头版封面上，绝对有震撼力。

维持正义的记者都能被打成这样，普通老百姓又有什么安全可言？必须让大众感到震惊和恐慌！

何军的绷带不好拆。

王副院长为了保密，专门把自己当护士长的老婆叫过来，夫妻俩一起动手，一个拿着剪刀拆，一个拿着酒精棉球跟着消毒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绷带拆下来。

罗迪民确信，这个副院长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一旦出事了，会把责任全部推到报社身上。

还好，何军的家属还没来，时间赶得上。

摄影记者赵昀架好了三脚架，插上照相机。自然光最好，但房间里光线不足，赵昀把闪光灯调好，对着天花板放光。这样光线从天花板上反射下来，照到何军身上，就会显得很自然。

第一个镜头，取的是何军躺在床上的全景。伤者躺着，两眼紧闭，双手无力地摊放在身子两侧。手背朝上，伤痕清晰可见。病员服敞开着，胸口青一块、紫一块，伤者显得虚弱无力。

为了取得好的效果，赵昀把心电图和心脏起搏器都推到了病床边上，床头柜上再放上手术剪、镊子、酒精瓶之类的东西，这样伤势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。

第二个镜头，是何军手部的特写。这双手，真的给摧残得不堪入目。从充满瘀血的指甲，到肿胀的手指，被打折的手腕以及手上的伤口，赵昀一一拍摄。王副院长的老婆则迅速给何军重新包扎，一处拍完了，就赶紧包扎，千万不能感染。

第三个镜头有些麻烦。本来赵昀是要拍摄医护人员在病床前忙碌奔波的情况，这样一方面可以侧面体现何军的伤势严重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帮着医院宣传一下。但王副院长夫妇谁也不愿意出现在镜头里，生怕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。

赵昀劝解了半天，只能拍到背影。好在他技术不错，拍了一个护士长在病床前匆匆而过的背影，人影子有些虚了，但恰好可以体现忙碌的主题。

何军的妻子终于来了，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，挺着大肚子，穿着布鞋，想要扑上去看何军，又觉得大肚子十分碍事，只好坐在床边看着。没一会儿，眼泪就开始往下淌。

王副院长亲切地在边上安慰着：“没事儿、没事儿，人已经安

全了。”

“罗主编，你要给我们家做主，一定要抓住凶手啊！”哭了一会儿，何军的妻子突然转过身来，泪流满面地对着罗迪民喊道。

罗迪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赵昀已经端着相机钻了进来，对着何军妻子按下连拍键。

“放心，罗主编一定会为何军做主的。哎，大姐，头再抬高一点……”

一直到上午10点，事情才陆续忙完。

赵昀拍好照片之后，文字记者王亚萍也赶过来，对医院各方进行了采访。

罗迪民专门告诉王亚萍，一定不能忘了采访何军的妻子，明天见报的内容必须完整、客观、有冲击力，要让社会大众知道，何军是一个优秀的记者，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，也是一个合格的丈夫。

“是，罗总。”王亚萍下巴抬了抬，回答得很简洁。

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罗迪民心事重重。赵昀长长地伸了个懒腰：“终于结束了，罗总。”

罗迪民点点头，心里却对自己说：“终于开始了。”

第一章

//// 项目组 //

除了日常报道之外，报社经常会自己策划一些选题，然后选择几个人，成立一个项目组。在专题报道期间，这些人只干这一件事。

现在新成立的项目组，名字很难听，叫做“何军同志被袭事件”项目组。组长是采访部主任储生平，组员包括政法类记者王亚萍、摄影记者赵昀、深度报道类记者蔡抒怀、社区类记者周更生。

人员名单是罗迪民定的。

从医院回报社的路上，罗迪民已经想好了，必须把何军的事情解决掉，揪出凶手公布于众。记者被打，这不仅是挑衅报社，还挑战了整个社会秩序。如果仅仅只是像外地媒体那样，发出一个所谓的声明，“保留进一步进行调查的权利”，那就是一句空话。

《葫城晚报》成立15个年头了，在社会上是有声望的。几年前，晚报还把外地的几份大报赶出了葫城市场，这样的影响力，足以帮着罗迪民完成他的目标。别的单位记者被打，是因为他们太相信公安部门了，把事情全交给了公安部门去解决。

现在社会上比何军事事件大得多的案子有不少，公安部门未必腾得出人手来处理何军的案子。你不给他采取一定措施，公安部门不会帮着你办事。

这也是罗迪民为什么选王亚萍入项目组的原因。王亚萍今年32岁，性格极为孤僻，长年脸上没有表情。在报社，没人看过王亚萍的笑脸，领导吩咐什么事情，他总是言简意赅：“是，好……”这样的人，不是当记者的料。

但王亚萍总能出人意料地完成采访任务。像公安部门这种难对付的单位，王亚萍总有本事挖出点新闻来，时间久了，公安部门居然会主动提供卷宗，请他报道。现在让他跟公安部门沟通，最合适不过了。

储生平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快40岁的采访部主任，入行的时候是一员猛将，稍微有点火星，就能被他搞个大火燎原。

罗迪民还是采访部主任的时候，曾让储生平去暗访一个乡镇造纸厂违法排污的事情。稿子刚写好，就有人开始打招呼，罗迪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储生平就带着稿子闯进了市人大主任的办公室。

人大主任一怒之下，不但关了小造纸厂，连所属乡镇的镇长也一并撤了。于是，储生平一稿成名。

想到这些，罗迪民就有些怀旧。上个世纪末的时候，全国报纸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，批评报道一度成为吸引眼球增加发行量的重要途径。当时社会各界之间的利益纠葛，没有今天这么盘根错节；各单位对舆情的管控，不像今天这么严格；报社记者的名声也还没被广告和娱乐糟蹋掉，储生平这样的记者出门，很受人尊重。

有意思的是，现在的储生平和年轻时候一点都不像。批评报道不做了，其他新闻也跑得少，最多就是去市政府开个会，写点政务新闻。他眼光依然老到，手脚却不利索了。

平日里，只要有人喊喝酒，储生平必到，时间长了，反而结识

了一大帮狐朋狗友。一旦有事，储生平不一定采访写稿，却总能搞到很多信息。

罗迪民知道，这种变化是必然的。人到中年，再怎么努力掩饰，也无法找回年轻时代的闯劲和勇气，岁月永远不会怜悯你。

蔡抒怀的父亲是市教育局局长，整个葫城新闻界里，除了晨报主编桂子倩的父亲曾经是副市长之外，就属蔡抒怀的父亲级别最高。

干部子弟这个群体，大多数能力一般，蔡抒怀是个特例。他对人比较谦和，骨子里却极为清高，进入报社之后，一头扎进深度报道组，写了许多不错的稿件。

干部子弟也有好的一面，他们从小熟悉官场和社会，知道怎样运用自己手头的资源办事。蔡抒怀就是这样的人。唯一的缺陷，就是他太清高，太要面子。罗迪民知道，清高，在记者这个行当是很致命的。

周更生是项目组里最弱的记者。几年前，他还在广告部跑业务，实在跑不下去了，才转到新闻部门。周更生专跑社区，什么鸡飞狗跳、家长里短的事情，他都能写出来，格调实在不高。

但周更生也有他的长处，他能忍，甘愿低三下四地拍别人的马屁。所以，他获得的信息量之大，远非蔡抒怀和王亚萍可以比拟。此外，他为人也很灵巧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。

项目组里，也的确需要这样一个角色。

虽然大家都知道何军的事情，但具体到怎么对待这件事儿，大多数人还是没底的。中午项目组首次开会的时候，赵昀还和王亚萍打趣，想把王亚萍给逗笑了，但始终没能成功。

蔡抒怀在桌上摆了两个玻璃瓶的百事可乐：“储主任，试试你

的眼力，看出区别来了吗？”

两个玻璃瓶挺别致，比盐水瓶要小上一号。这不是国内生产的百事可乐，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。最近两年，葫城冒出大大小小十多家进口食品商店，价格虽然贵，却很受老百姓青睐，都说进口货安全有保障。

储生平眯着眼睛看了半晌：“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一个瓶子有中文标签，另一个没有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蔡抒怀兴奋地说，“问题就出在这个中文贴标上。按照国家规定，凡是进口食品必须贴上中文标签，标签上至少得有进口公司的电话和食品中文名称。这样即使消费者吃出问题来，也有地方可以投诉打官司。”

“如果没有中文贴标呢？”赵昀自说自话地打开了没有贴标的可乐，闻了闻，似乎没问题，于是“咕噜咕噜”灌了一大口。

“没有贴标的，要么是走私过来的，要么是小作坊生产的假货。这个可乐啊，很有可能是化学试剂勾兑的。”

“呸！”赵昀忙不迭地一口吐了出来，“早说啊，我以为是走私货呢！”

蔡抒怀很满意这种效果。其实，这瓶可乐的确就是走私货，工商局已经认定了，他写的与此相关的稿件明天就见报。本来，工商局希望蔡抒怀能把稿件押后，等工商查处之后再见报，但蔡抒怀坚决不同意。

“开玩笑，等工商局查处之后黄瓜菜都凉了，那些奸商还不早把事摆平了？必须在媒体的监督之下，工商部门的查处才没有水分！”蔡抒怀对储生平说。

等罗迪民走进会议室之后，轻松的气氛就开始变了。

罗迪民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，报社的记者一大半都在他手下干过。当年罗迪民负责采访部的时候，年轻气盛的储生平曾经多次和

他发生争执，最终都是储生平公开作出检讨。检讨之后，储生平依然负责重大报道，依然受到褒奖，依然一路升职。记者们都说，这是罗总“有气度”。

一个有气度的人，是不好惹的。真惹上了，他把气度一扔，绝对令人害怕。所以，大家都不愿意得罪罗迪民。

罗迪民面无表情地把一堆照片丢给记者们。这是赵昀上午拍的何军受伤的照片，虽然只是打印在纸上的黑白照，但依然令人震惊和气愤。

“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凶手找出来！”罗迪民脸上还是没有表情。

记者们默然无声地传阅着照片。

罗迪民知道，他们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角度盘算，究竟该怎么做好这档新闻。何军这件事，难就难在没有目击者。何军还没醒，袭击者的长相也无从得知，现在说找出凶手，实际上是两眼一抹黑，这种事情，只怕公安部门那边也束手无策。

“报案了吗？”罗迪民问王亚萍。

“到派出所报了。”

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全力追查。”

“好查吗？”

“不好查。”

罗迪民点点头：“暂时不要找市公安局的人，让派出所去折腾。找到凶手，是他们的功劳，找不到就是能力有限。派出所破不了案了，我们再去找他上级。”

“是，罗总。”王亚萍还是那副冷脸，也不知道听明白了没有。

“对这件事情，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可以说说，有困难的，现在

提出来。”罗迪民说。

10秒钟之后，储生平说话了，这几乎是一个固定模式——罗迪民问“有什么困难”的时候，只是为了确立一个姿态，而不是真的要别人说话。如果有谁真的提出困难，罗迪民会说“有困难要克服，一切为了报社利益”。

但不是每件事情都那么容易解决，所以真有疑惑的时候，储生平还是要代表大家说出来的。这变成了一个既定的模式。

储生平提了三个问题。第一，在公安部门进行查案的同时，记者也在查案，是不是合适？按照以往的经验，一个案件发生之后，公安部门都是独立办案的，破案之前，绝对不能向新闻单位透露消息。支持这个办法的逻辑很简单也很荒唐：一旦罪犯知道公安查案了，就会想好对策，甚至实施外逃。

第二，如果没有公安部门的协助，记者应该向哪个方向查证？何军是专做批评报道的记者，得罪的人多了去了，谁都有可能泄愤打他，总不能把何军从业以来的批评报道，全部都筛选一遍吧？

第三，按照老惯例，项目组的人专心做一件事，其他的报道都放手。但这次抽调这么多人，日常报道就面临没人做的局面。怎么办？

罗迪民从第三个问题答起。项目组的记者只做何军这一件事，不问其他。项目组记者涉及的日常报道，全部交给其他人来做，包括储生平手上的政务报道。何军的事情是大事，如果这个都解决不掉，报社的脸面就没了，大家都别出门采访了。

对于调查方向，罗迪民要求项目组去查旧报纸，把何军两年内做的批评报道全找出来，按照给当事人造成的后果分门别类。罗迪民认为，两年之外结下的梁子，不会拖得这么迟才动手，两年的时间，足以让那些被曝光的单位或个人重新开始。一个重新开始的人，不会想着冒险打记者。

“关键是今年的事情……”罗迪民说，“如果牵涉到政府部门，你们要提前告诉我。”

至于公安部门查案的问题，罗迪民的说法让项目组大吃一惊。如果报社不给公安部门采取一定措施，这种无头案肯定被放过了。必须给公安部门一些压力，甚至要把最大的压力施加在公安部门头上，让他们觉得找出打记者的凶手是向社会交代的唯一办法。

“记者都被打了，还有谁有安全感？”罗迪民如是说。

“是，罗总，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。”王亚萍脸上没有表情，声音却有些沮丧。

“你不要有顾虑，别怕公安部门以后不给你线索。”罗迪民声音有些严厉，“以往照顾他们够多的了，稍微给他们一点压力，他们会知道报社的分量。”

罗迪民又想了想：“再等一等，等第一天报道出来，公安部门或许会主动找我们。”

罗迪民个头中等，身材匀称，常年的锻炼让他的小腹没有一点赘肉。他的面部线条十分柔和，甚至有些柔弱，但两眼却炯炯有神。许多刚进报社的女记者面对他都有些恍惚，觉得这样有魅力的中年男人只会在电影上看到，而且是外国电影。

对于这一点，罗迪民自己也很有自信。下午，他坐在新落成的新闻大楼会议室里，这种感觉更加明显。

坐在罗迪民对面的，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。他头上粘着一团头发，闪烁着奇怪的光泽，脸色黝黑，两腮布满了麻子。这个人叫杨大华，即将出任新报业集团广告部的负责人，统管整个集团的广告事务。

杨大华左边坐着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，年龄与罗迪民相当，身材魁梧，一脸严肃。这是日报主编潘树森，坊间曾有传闻，他将